

作品以萨苏哈煤炭集团征用农民土地生产建设、金鸡村及众多村庄整体移民搬迁为背景，真实再现了在巨大利益面前，村民及村干部为多得到土地补偿款发生的曲折而又离奇的故事

长篇纪实小说

刘净云 著



# 失地农民

SHIDI  
NONGMIN

dp 中國國際出版社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刘净云  
著



# 失地农民



中國國際出版社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 失地农民

---

著 者：刘净云

出版者：中國國際出版社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號朗豪坊辦公大樓2512室

FLAT/RM 12 25/F LANGHAM PLACE OFFICE

TOWER 8 ARGYLE

STREET KL

Tel: +852 5371 1088

Fax: +852 3177 9906

承印者：西南建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32 开

印 张：10

字 数：250 千字

内文页码：320 页

版 次：2016 年 0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05 月 第 3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978-988-12941-9-7

定 价：5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卷首语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土地，又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资料，人们耕种、建设、经营、安居等都离不开土地。古往今来，美丽、繁荣的城市演绎因地上变迁而不断翻版，也刷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今天，中国大地正处处洋溢着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把每一座城市扮靓成“幸福花园”，是每一位官员造福一方百姓的义务和职责。您不妨掰着指头历数一下，城市建设包括道路改扩建、市民健身广场、公园、停车场等基础公共设施，房地产开发，城中村改造、城乡一体化建设等城市配套建设。

有了这些城市建设组合，才能构建城市的繁荣。但是，每一个最宜居城市的背后，都会因为土地问题而发生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人间大爱或烦恼困惑的曲折故事，有的甚至发生流血冲突事件，有的付出生命的惨痛代价。

有人说，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那么，居民住宅则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归宿之处。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山区农民根深蒂固的种地观念已经逐渐淡化，“种地不如务工”、“村里不如城里”。于是“命根



子”变成“草根子”，割断草根子的羁绊，举家进城。这样，城里的房子村里的土地。这些人让住宅——土地、土地——住宅纠缠在一起，割舍不断，理不乱，根还在。许多良田成了荒地，茆茆野草在低吟着悲怆荒凉。

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用地、企业建设用地等征地赔偿，已随着市场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但是，由于少数人“肥水门前过，弯腰挑三挑”，“地是我的地，家是我的家，若要征占家和地，钱粮不够金银换”的思想作祟，贪欲之心不断膨胀，当非分诉求得不到答复时，则以群体上访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以求妥协；有的企业和开发商干脆借助暴力，闹出人命，使事态更加扩大。但更多的是当利益与欲望发生碰撞时，有人则深明大义，演绎了一幕幕感天动地的人间大爱。

城市建设遇到的阻力已屡见不鲜，那么，企业建设征用农民土地又是怎样的呢？

作者历时8年以一名作家的视野和新闻工作者的视角，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亲历或耳闻了山、乡村寨在被征土地或整村搬迁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离奇、曲折的事件，以小说的形式、文学纪实化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2014年5月19日

## 序 言

本文以萨苏哈煤炭公司露天开采征占农村土地、使部分农村整体搬迁为背景，反映了搬迁村在征占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离奇故事，经作者亲历采访，以纪实文学形式贯穿而成。

全文以世代贫穷的小山村金鸡村为搬迁村缩影，详尽记述了村民征占前的贫穷生活和征占后在最后的家园疯狂抢修、抢栽，为征占后追加补偿做准备，以及搬迁后由穷到富的畸形表现。深刻反映了我国个别农村一些村民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一个“穷”字让他们生出无穷“致富”怪招。采访中有一个村民对我说：有村子我的根在；有家、有地，我的生存信念在；有家，我至少不会到城里掏几十万去买房；有地，至少我在穷困潦倒时，种几亩地，收几颗粮食，不会挨饿。还有一位家住农村的退休教师这样说：“如今的世道是，当官的靠贪、恶人靠抢，老百姓靠讹。”话语中显然流露出基层群众对不良社会风气的深恶痛绝。在采访中我见到这样一位中年寡妇，当有人征占她家一块地栽电杆时，三亩地给她开价 18 万不行，非要 120 万元，最后的结果是惹不起，地没占，钱照付；还有一位



做征占动员的官员说：做工作时，村民用不友好的口气阻挡他，直言相告，你来村里做工作也是上班，做通做不通你照拿工资，占不占地与你何干，你何必与老百姓为冤结仇。看到那些拄着拐杖、守在地里的八九十岁老头和老太太，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去复命。

当然，在分到征地款后，面对金钱和亲情时，许多人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束缚下，置无微不至孝顺二老的出嫁女儿于不顾，选择了把女儿那部分地款也倾囊分给儿子，最后当自己年老体弱、卧床不起时，儿子儿媳反而不管不顾。女儿心里虽有委屈却含着泪抛下自己年幼的儿女，为父母二老洗衣、做饭、端屎倒尿、喂药喂饭；但也有一些开明父母，抛开传统世俗，认为儿女都一样，都是自己生养的，应该一视同仁，把所得地款平均分给儿女。一位老人说：“虽说媳妇是‘家人’，但自己老了，生病不能动，媳妇却躲得远远的。就算自己钱再多，也不能把钱吃下。女儿虽说是‘外人’，到时候还得女儿侍候。一样对待儿女，自己心安理得。”

由于近年某些煤炭企业大规模开采，在总体规划上点广面长，许多农村把已经征占的村子作为参照和基准点，看到邻近或毗邻的村子征占搬迁，总喜欢想象推断自己的村子不久也将征占，于是抱着这种心态倾家荡产举债盖楼、种树，挺着艰难的日子盼暴富，却因遥遥无期陷入绝境。

在本文中，金鸡村人以村官荆跃进、谷定邦为代表，在征占过程中利欲熏心，多贪、多占，弄虚作假，与王玉梅扶贫济困，悯天忧人的一面和贪占不拒的另一面，以及村干部贾秉义为骗取征占款，不择手段，在村民当中以能人和超前意识的形象为对比，揭露了当前农村干部，尤其是驻地有工矿企业的农

村，村干部普遍存在的“硕鼠”现象；以刁钻村民荆凤祥、荆银旦、荆金旦兄弟等无赖之徒，与老实忠厚、胆小谨慎的荆和、满仓等人知足者常乐为对比，刻画了在村干部为所欲为的特权压制下，“大社员”在利益面前处处不漏空、见面分一半的滑头形象和老实人委曲受气、逆来顺受的生存原则。

当然，如文中黄凤鸣、花茂生、戎继新等人的贪腐形象在文中提及较少，但他们依仗职权，在自己的辖地吃肉不吐骨头的嘴脸却也一览无余。由于文中人物出现较多，作者便不一一赘述。

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作者文字功底浅薄，著此拙作，其实也是妄自菲薄。同时，因是文学作品，文中所涉地名、人名、均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因摄影爱好，文中所选图片均来自生活选图，并无针对性，勿对号入座，请谅解。

2014年6月13日凌晨



## 目 录

|                       |     |
|-----------------------|-----|
| 卷首语 .....             | 1   |
| 序 言 .....             | 1   |
| 第 1 章 金鸡村飞来报喜鸟 .....  | 1   |
| 第 2 章 城里住村里跑 .....    | 10  |
| 第 3 章 花轿云集金鸡村 .....   | 22  |
| 第 4 章 山沟谋划金銮殿 .....   | 34  |
| 第 5 章 元宝岂能从天降 .....   | 49  |
| 第 6 章 庄稼地种上草和树 .....  | 58  |
| 第 7 章 美好的传说变成真 .....  | 69  |
| 第 8 章 选举村官金不换 .....   | 80  |
| 第 9 章 迁坟又有新花招 .....   | 95  |
| 第 10 章 寂静的山村在叹息 ..... | 103 |



# 失地农民

SHIDINONGMIN

|        |                      |     |
|--------|----------------------|-----|
| 第 11 章 | 地荒喜得野草浪 .....        | 111 |
| 第 12 章 | 新一轮抢建喜忧愁 .....       | 120 |
| 第 13 章 | 抢建抢栽下禁令 .....        | 136 |
| 第 14 章 | 会飞的葡萄树 .....         | 149 |
| 第 15 章 | 苗木验收一波三折 .....       | 167 |
| 第 16 章 | 颤抖着手喜领征地款 .....      | 181 |
| 第 17 章 |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       | 197 |
| 第 18 章 | 荒沟荒坡在吟唱 .....        | 211 |
| 第 19 章 | 村民第五次领款 .....        | 225 |
| 第 20 章 | 三块砖盖起一座庙 .....       | 238 |
| 第 21 章 | 融入城市的村民突然又搬回村里 ..... | 249 |
| 第 22 章 | 上 访 .....            | 268 |
| 第 23 章 | 安置上岗 .....           | 280 |
| 第 24 章 | 强制搬迁 .....           | 288 |
| 第 25 章 | 荆金旦的苦日子 .....        | 296 |
| 第 26 章 | 真 相 .....            | 302 |
| 后 记    | .....                | 309 |

## 第1章

### 金鸡村飞来报喜鸟

2005年秋天，正是树叶飘零的时候，黄昏的炊烟袅袅升在金鸡村的上空。此刻，这个被大山包围着不透半点风丝的小村子，刚好吹来一阵凉风，几个早早吃过晚饭的人溜达在当村的平整道上，一边纳凉、一边闲聊。这时，在萨苏哈露天矿开“170”特大型倒土车的白家胜借着夜色匆匆进了村口，他是趁黑搭便车在五里外的公路下车步行回家的。到了当街，他看到扎堆的几个人，便放慢脚步。

“呀！白三回来啦！”有人见是白家胜，柔柔地问了一声。

“嗯！”

“三哥，你一去一个月，再不回来花女要给我们留门了。”打诨说话的是39岁的村支书荆先亮。

“先亮，你三嫂可不是那样的人，她要想男人，一准追到我那里。”白家胜只顾说话，不料老婆花女正好也走出家门来这里纳凉，脸刷地红到耳根，幸好夜色替她挡了个严实。上周她等不及白家胜回来，步走五里路来到公路，坐上客车赶到县城，又换乘通往市里的班车，在距露天矿生活区10里地的站



牌下了车，又坐上了在此等候出租的三轮摩托来到白家胜的公寓楼，眼巴巴等着下夜班回来的白家胜亲热。想到这里，又按捺不住狂喜，一把扯起白家胜就往家里走。白家胜知道老婆这么着急要干什么，笑着对众人说：“咱村露天矿要占了，到时候，你三嫂也用不着这么心急火燎了。”

荆先亮一听，含在嘴里的半截香烟惊得差点吞到肚里，他一把捉住花女的手，使劲切了一下，打趣道：“花女，你这个美人精，煮熟的鸭子飞不了，没人和你抢，别累趴白三，先让他喘口气。”接着又说：“白三，别急着回，说说到底是谁占咱们村？”

“是萨苏哈露天矿，要建新露矿，不光占咱村，十几个村都要搬迁呢？”

“是真的吗，啥时候要占？”荆先亮非常着急，他知道这事从白家胜嘴里说出，肯定假不了，露天矿的工人，消息还能有假吗？

“占是肯定占，具体啥时间，没准。”白家胜又被媳妇拉了一把，黑暗中嗅出花女身上的吐兰幽香，身体马上有了反应，咽了一口唾沫，头也不回和媳妇回了家。



搬迁前的村子旧貌

“露天矿要占金鸡村了。”白家胜带回的消息不啻是春天里下起的第一场汲汲细雨。这个世代被穷山包围着，晴天吃水二里外、守在泉边马勺舀；雨天吃水坝里澄、羊粪蝌蚪挑回家的闭塞小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勾引得每个人心里扑扑乱跳。

第二天上午，经荆先亮几个人的传播，这消息传遍了村里的每一处角落，就连沟壑也被填满。村里有800多口人，不到9点，有几十号男女老少齐齐守在白家胜窗前。白家胜天刚微明赶早班已经走了，花女赤着身子，像一堆白花花的棉花团，正和5岁的女儿香甜酣睡，折腾了一夜，白家胜临走时她都不放过。此刻，花女长长的睫毛衬着粉红的面颊还沉浸在激烈的亢奋中。直到有人敲打玻璃，才猛然惊醒，披了件衬衫掀开一角窗帘，见有好多人在院里，又一惊，忙问：“怎么啦？”

有个胆大的忙凑前大声说：“花女，我们问问家胜昨晚报的信究竟是咋回事？”

花女一听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扑哧掉进肚里，一边忙着穿衣整被，一边笑着答应：“白三上早班走了，是咋回事，我也不清楚，得问他，都进家吧，我这就开门。”

花女是方圆十里八村的美人，不说皮肤有多白多嫩，就说一对毛毛的大眼，长长的睫毛和两排整齐的玉牙；高挺的鼻梁，圆圆的脸蛋，一对藏也藏不住的小白兔惹眼招人，浑圆的翘臀更让人想入非非。要不是白家胜是一名志愿兵，长得帅气，怎么也迷不上她。可花女人俏本分，婚前从没传出风言风语。母亲说：“袭人（北方人指女人美貌）女人要完整嫁人，将后男人要爱一辈子。”情窦初开那会，花女有几次也把持不住，但她咬破嘴唇忍住欲火，这才守身如玉嫁给白家胜。

“露天矿真的要占咱村了？”快人快语的“二那英”王玉



梅进门后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似的抢着问花女。

“白三是这样说的！”花女的脸上遮不住兴奋了一夜的红晕。

“我活了大半辈子，要是占了村，也能进城住上几日楼房，美他奶奶的。”打了半辈子光棍，去年才从人贩子那里买来一个叫小梅的毛头四川姑娘做媳妇的荆茂天使劲盯了一眼花女露出的少许胸面，一嘴黑牙发出一股口臭熏得花女倒退了几步。

“二奶奶，你坐炕上。”花女从人群中拽了一把人称二奶奶的荆琼瑶老人。

二奶奶巍颤颤扶着炕沿坐上来，看着花女的花容月貌，爱怜地抓住花女白嫩宽厚的手说：“我哪里也不去，听说城里空气不好，我这么大岁数了，上不了楼，再说，黑夜听不见沟对面那狐狸叫，还睡不着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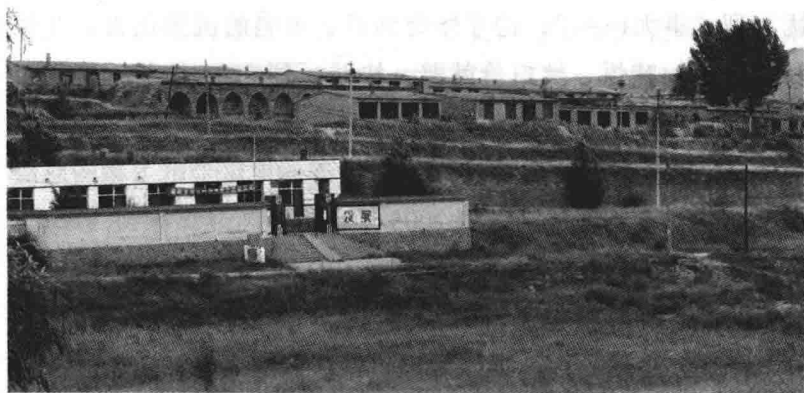
众人笑了，宣玉成的媳妇白梅说：“听狐狸叫才痒人哪，咱村要是占了，有那好事，我第一个离开村进城去住。”

“城里有钱人多，我家二爷讨厌你了，你巴不得早些寻开心呀！”说话的人是村里的羊倌，从内蒙古的穷地方只身来金鸡村混饭吃的单身汉咎根成。他知道白梅的男人在小煤窑干活下身被煤砸瘫痪了，不能尽夫妻之事，梦想着搂上白梅睡一夜，也讨个四川老婆美上几天，但白梅别的男人都行，只他不，除了一身羊粪味连一顿肉钱也捞不到，凭啥。

金鸡村沸腾了，村民们各自憧憬着未来美好的日子，他们暗暗祈祷着这个亘古未见的翻身时刻早一天到来。此刻，萨苏哈露天煤矿集团公司的扩大会议上，董事长兼总经理臧宜生用征询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议室的所有人，最后，把眼光停在项目部负责人金荣光脸上，满脸放出光芒说：“荣光，征地情况进展如何？”金荣光抬眼睨了下坐在他身边的公共关系部负责

人尚军，见尚军会意地点了下头，他知道下一个汇报的人定是尚军，便翻开笔记本说：“先汇报露天二矿征地情况，二矿开采范围涉及8个村子，排土场涉及2个村子，共10个村子。其中，征占境内有5座私营煤矿，分别是年产12万吨的3座，25万吨1座和30万吨1座；新露矿开采涉及12个村子，排土场占用2个村子，共14个村子。境内有2座年产12万吨的私营煤矿，和一条煤炭专用公路；露天三矿1号井征用五个村子，排土占用一个村子，共6个村子；三矿2号井征用六个村子，排土占用一个村子，共7个村子；三矿3号井占用五个村子，排土征用一个村子，共6个村子。二矿、三矿、新矿共计征用了33个村庄7座煤矿和一条专用公路，具体征地数目及搬迁人口统计暂无数据。”金荣光汇报到这里，还要说什么，却被臧董事长挥手打断，“关于二矿、三矿、新矿的煤炭储量和开采年限、开采成本以及效益预测情况请汤总给大家讲讲！”

汤宗棠是集团公司的总工程师，他扫视了一下台下的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这种压抑似乎多年来从未有过。他



已经通知征占等待搬迁的村子



说：“三个矿的煤炭储量是 190 万亿吨，加上目前一矿的 70 万亿吨，四个矿总储量预计可达 220 万亿吨，除一矿 1985 年与地方政府签约开采 70 年后，目前 3 个筹建矿的开采年限均为 50 年，开采成本和利润暂无详细数据。”

汤宗棠心里明白，由于目前煤矿价格的大幅攀升，一矿的经济形势已经处于巅峰状态。1985 年，他从东北马山矿务局参加萨苏哈露天一矿筹建到现在已经整整 20 个年头了，再有 5 年他就 60 岁了，他是无法见证 70 年以后的这块地下宝藏的命运。也许留给他的时间最多也就 30 年。他知道，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没有经久不衰的事物，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往往巅峰过后就是低谷，这样的轮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谁都无法抗拒。

臧宜生 44 岁，他的官运从阳山集团一路飙升，又从中煤空降上任，他当然不清楚萨苏哈露天矿 1991 年建成投产后正赶上社队小煤窑雨后春笋般蜂拥而起，很快导致国内煤炭供大于求，当煤炭一度滞销时，外国人当大头，中国人没皱过一下眉头。2000 年外资机构撤走后，中方独立经营，从“衣食无忧”到“事无巨细”，这才体会到孤掌难鸣的沉重压力。开始时每生产一吨煤，坑口价就赔一块钱，到 2003 年前干脆靠对外收购煤支撑，以减少吨煤生产成本。好不容易从 2004 年煤炭价格一夜走红，而且呈持续暴涨势态，他这个赶上趟的总经理怎么能不心花怒放呢？到 2005 年秋季一吨混煤涨到 368 元，精煤涨到 1280 元，这给从困境中走出的萨苏哈露天矿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臧宜生的心中，正描绘出一幅中国煤炭一流企业的宏伟蓝图，把萨苏哈露天矿打造成世界最大的煤炭能源基地。他为





刚刚宣布征占的村庄还没来得及大兴土木

这个想法激动了整整三天三夜，今天的会议就是要统一意见，形成决议，等会议结束后马上带上有关资料赶赴北京，报请国家机关和央企总部。

他说，一个月前，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开了个碰头会，就今天的议题交换了意见，那么今天的会议是想听听大家的不同看法。当前，煤炭市场呈良好走向发展，这是集团公司20年来史无前例的煤炭革命，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不断拓展。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一点，散会时，臧宜生留住尚军，一同回到董事长办公室。刚进门，臧宜生就迫不及待问尚军：“新矿的筹备工作还有什么困难？”尚军说：“没有困难，新矿的煤质较一、二、三矿都好，只要中行贷款到位，征地丈量工作一边进行，一边施工，三年内就应该投入运营。”

尚军是巴彦淖尔盟人，萨苏哈露天矿筹建那会，就把他从阳山集团调来。